



朱诚如
主编

清朝通史

乾隆朝
分卷 下
周远廉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主 编
朱诚如

清朝通史

啓功題下



乾隆朝 分卷

主 编
周远廉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2003.1

目 录

一	一征金川	(1)
	(一) 用兵瞻对	(1)
	(二) 金川沿革	(13)
	(三) 张广泗战败被斩	(19)
	(四) 讷亲误国丧命	(32)
	(五) 傅恒统军再剿	(43)
	(六) 悔用兵下诏班师	(51)
	(七) 岳钟琪劝降成功	(62)
	(八) 一征金川名胜实败	(68)
二	再征金川	(77)
	(一) 金川侵扰九土司	(77)
	(二) 二征两金川	(86)
	(三) 木果木惨败	(91)
	(四) 阿桂脱险	(99)
	(五) 尽取小金川	(108)
	(六) 平定大金川	(113)
三	两征准噶尔	(125)
	(一) “三车凌来归”	(125)

(二) 征讨达瓦齐	(131)
(三) 厄鲁特四部归顺	(141)
(四) 阿睦尔撒纳叛乱	(148)
(五) “双忠”殉国	(163)
(六) 厄鲁特四部大乱	(169)
(七) 清军大获全胜	(177)
四 统一回部	(187)
(一) 大和卓与小和卓	(187)
(二) 僭称“巴图尔汗”	(191)
(三) 下诏征回	(197)
(四) 库车之战	(201)
(五) 黑水营之围	(206)
(六) 大军进剿	(220)
(七) 回疆一统	(229)
(八) 定制驻兵	(237)
五 土尔扈特部回归	(256)
(一) 东归坎坷	(256)
(二) 乾隆决策相迎	(260)
(三) 救危济贫	(267)
(四) 封汗编旗	(270)
六 用兵缅甸	(275)
(一) 缅王修贡	(275)
(二) 庸相贪功开衅	(285)
(三) 轻信庸言下诏征缅	(288)
(四) 明瑞血洒战场	(299)
(五) 傅恒用兵受挫	(315)
(六) 休兵议和	(335)

七 进剿安南·····	(350)
(一) 安南内乱 ·····	(350)
(二) 轻取都城 ·····	(356)
(三) 兵败东京 ·····	(359)
(四) 停战止兵 ·····	(363)
(五) 求贡封王 ·····	(367)
八 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事·····	(388)
(一) 官逼民反 ·····	(388)
(二) 林爽文、庄大田兴兵 ·····	(393)
(三) 总督常青困守郡城 ·····	(403)
(四) 新帅福康安进剿 ·····	(413)
(五) 冤杀柴大纪 ·····	(428)
九 《西藏善后章程》的制定·····	(439)
(一) 藏王专权谋反 ·····	(439)
(二) “双忠”诛叛殉国·····	(449)
(三) 制定《西藏善后章程》 ·····	(454)
十 两征廓尔喀·····	(463)
(一) 廓尔喀首侵西藏 ·····	(463)
(二) 一征廓尔喀 ·····	(465)
(三) 一封廓尔喀王 ·····	(469)
(四) 廓尔喀再侵西藏 ·····	(474)
(五) 福康安统兵进剿 ·····	(479)
(六) 议和允贡再封王 ·····	(488)
(七) 创立“金奔巴瓶”制 ·····	(495)
(八)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	(500)
十一 大修宫殿园林寺庙·····	(507)
(一) 改建宁寿宫 ·····	(507)

(二) 新建清漪园	(514)
(三) 扩建圆明园	(517)
(四) 扩建避暑山庄	(523)
(五) 普宁等三寺	(527)
(六) 普陀宗乘之庙	(536)
(七) 须弥福寿之庙	(544)
十二 编纂《四库全书》	(554)
(一) 搜访遗书	(554)
(二) 四库开馆	(559)
(三) 总裁其人	(563)
(四) 纂修之官	(569)
(五) 《四库全书》告竣	(583)
(六) 文狱繁兴	(593)
十三 平反多尔袞谋逆案	(597)
(一) 多尔袞之案	(597)
(二) 为多尔袞昭雪	(608)
十四 尹壮图直言时弊	(621)
(一) 奏革“议罪银”	(621)
(二) 直言招祸	(635)
十五 和珅专政	(642)
(一) 粘竿处侍卫	(642)
(二) 一等公、大学士	(646)
(三) 专权乱政, 富可敌国	(651)
十六 英使马戛尔尼来华	(656)
(一) 访华缘由	(656)
(二) 礼仪之争	(664)
(三) 拒绝英使要求	(676)

十七 湘黔蜀三省苗民起义·····	(688)
(一) 苗区矛盾尖锐 ·····	(688)
(二) 四厅起义 ·····	(695)
(三) 七省官兵围剿 ·····	(701)
(四) “苗疆悉平” ·····	(704)
后记·····	(714)

一 一征金川

(一) 用兵瞻对

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是紧密相连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下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论述。因此，在正式叙述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武功”首征金川之前，有必要说明瞻对之事。

瞻对，有上瞻对、中瞻对、下瞻对之分，亦名三瞻。位于雅龙江上游，纵横数百里，距打箭炉（今康定县）七日程，东连明正、单东、孔撒、麻书、章谷各土司界，南接里塘、毛丫、崇禧等土司，西北与德格土司接壤，居民为藏族。民国时瞻对属西康省瞻化县，今系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瞻对紧接里塘，为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下瞻对土司虽然于雍正时“归附授职”，授长官司，但此两瞻对的土司及其属下人员，仍然经常在大道上抢劫来往商旅行人，甚至掠取官兵财物。雍正八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因瞻对等处藏民“纠党抢掠”，调汉土官兵，征抚兼施，“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擒获首犯。雍正帝降谕，予以嘉奖，并说：“进剿瞻对汉土官兵，奋勇

力战，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已将贼首擒献。此次出征效力有功之弁兵等，著酌量议叙、赏赉，所有伤亡汉土官兵，著照例赏恤。”^①

这次进攻，虽然使局势暂时安定了一下，来往通行有所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予以致命打击，且善后措施又不得力，所以到了乾隆八九年，抢掠之风又起，而且更加盛行，以致瞻对土司率人肆行抢夺，严重扰乱了地方，影响了川藏交通。

乾隆十年（1745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瞻对蛮苗，屡经抢掠不法”，应该派兵征剿。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呈报：瞻对在打箭炉口外，上瞻对离打箭炉14站，下瞻对离打箭炉18站，四面环山，地方险阻，雍正六年“曾经啸聚抗官”，雍正八年用兵征讨，“虽暂慑服，而野性未除，今又故智复萌，肆无忌惮”，“实有非用兵不可者”^②。

四川巡抚纪山随即上疏，详细奏述准备兵粮兵饷等问题。大学士等议奏：

据四川巡抚纪山奏称，雍正八年进剿瞻对，派汉土兵一万二千名，支給米面军需等项，为数浩繁，今兵数视昔日有加，粮饷宜多预备。查雅炉二仓，现贮米七千六百余石，附近雅郡各州县，约贮谷尚多，应先碾运五千石至炉，即酌发军需银买补所需炒面，在打箭炉、里巴二塘筹办。又查司库存贮军需银，现有一十八万余两。又炉、雅二库，合计五万八千余两，未便全用，应请先于司库封贮，备贮二项银三十九万三千两内，暂时借动，一面题请酌拨邻省协饷归项。所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八，第7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九，第3、4页。

有军粮军需，令干练道员驻炉总理，并酌设正协粮务分办。除应支月费口粮骑驮等项照例支給外，其将备弁兵，借支制备军装，士兵按名给发安家坐粮，及加赏银两，并汉土各兵之盐菜口粮茶叶半折，官兵跟役通事译字斗级仓夫人等，应支口粮工食等项，雍正八年，有例可循者，俱遵照办理。其阆外土兵，从前只给口粮，不支盐菜，但同一效力疆场，应请一体支給盐菜。至差委土目番蛮，赏需难以预定，应听总统及总理道员酌办。又称雅仓，现存米应先运赴炉仓，嘉眉等府州酌拨米，应水运至雅，从雅赴炉，运费除陆运，照采买军需之例支給，其水运，因军粮不容刻缓，所需水脚与平常运送不同，应请照雍正九年报销之例。其自打箭炉以外，应令明正、里巴二塘土司，各派头目土兵押运，蛮夫乌拉运送各粮务交收，更于臣标派熟练官兵四百名沿途押运。……所有押运听差官兵支給各项，均请照派拨进剿官兵办理。押运土目番兵，应令总理道员酌赏鼓励。其军需银先运赴炉地交收，转运各粮务支放，均请照例给发运价。至一应粮餉，俱须防护，若移营分路进剿，粮务处应听总统酌留官兵护守。并查自打箭炉至蓝墩番塘，人少不敷差使，应请增汉兵马匹，以速文报，安设随营军台，以便通息，造船以便来往，建桥以济行人，雇募水手匠人以备驱策，酌派守护官兵以利御寇，均应如所奏，斟酌妥办。事竣后，将用过钱粮数目，造册报户部查核。

乾隆帝批示：“依议速行”^①。

稍后，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共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九，第26页。

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然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① 帝命议政王大臣议奏。议政王大臣随即奏称：瞻对为通行西藏大道，该土司倚恃地势险阻，“屡为夹坝（即抢夺为盗），扰害地方”，并抢掠驻防台站撤回兵丁的行李和银两。官府遣人前往，责令土司献交盗犯和赃物，该土司“抗不擒献，顽梗已极”，应派兵征剿。依照庆复等督抚之请，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派出汉土官兵1 200名往征，并拨附近瞻对的西宁镇汉土官兵1 000，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与德格土兵各1 000，联络声援，巡逻侦探。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决定用兵瞻对。

乾隆十年五月初五日，帝谕告军机大臣，要求庆复等总督、巡抚、提督务须办妥，否则，惟其是问：

谕军机大臣等：向来瞻对土番，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用兵征讨，只因办理未妥，草率完结，今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是以允督抚等奏，发兵征剿，乃出于不得已，非朕本意也。夫用兵原非美事，即所费钱粮亦复不少，尔等可密寄信与庆复、纪山、李质粹，务期殚心筹划，调度得宜，以靖边境。李质粹初到地方，恐诸事尚未熟谙，庆复、纪山当悉心赞助之。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似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②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九，第32、33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〇，第4、5页。

过了3天，五月初八日，大学士等议复四川巡抚纪山呈请增加土兵饷银的奏折说：“查雍正八年进剿瞻对土兵，奉世宗宪皇帝恩旨加赏，经黄廷桂等，议于赏银三两外，再加二两，并每百名给牛一，每二十一名给羊一，今进剿瞻对，事同一例，应如所奏，以示鼓励。至赏给牛羊之处，系从前黄廷桂等推广恩旨，并非著为成例，应毋庸议给。至土兵赏给安家银米之处，查雍正八年十月奉上谕：嗣后土兵之出征者，除恩赏外，其父母妻子，照守兵坐粮之例，每名月给银九钱、米三斗。此次出征之川省西宁土兵，自应遵照折银给发，于奉文之日起，回巢之日止。至添派江卡德尔格土兵二千名，系属阆外之土兵，就近效力，与阆内土兵远涉戎行者不同，其安家银米，应毋庸议给。”^①

乾隆皇帝降旨同意给出征土兵加饷，并谕告户部：

向来各省土兵，派拨征剿者，止于起程时赏银三两，并无养赡家口之例。雍正八年，进剿瞻对，蒙皇考恩旨，于常例赏银三两之外，加赏银二两，并令其家口，照守兵坐粮之例，每月给银九钱、米三斗，所以示优恤也。此次进剿瞻对，所派土兵，著照雍正八年之例，一体赏给。再从前进剿瞻对，汉土兵丁，有赏给牛羊之处，此次亦著照例赏给，务令均霑实惠，以副朕鼓励戎行之意。该部即行文该督抚提镇等知之。^②

到了六月初，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折称：瞻对顽番不法，前委千总向其晓谕，下瞻对班滚已发兵二百余名，在西纳山下插营阻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〇，第9、10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〇，第10页。

挡。上瞻对也借口推诿，始终不献赃贼，应宜示以兵威，即予征讨。乾隆帝对此折批示：“兵贵神速，今汝等尚无进师之期，而彼已有兵阻挡矣，善用兵者如是乎。亦谕李质粹知之。”^①

六月十五日，乾隆帝下谕给军机大臣，指责川省大臣迟缓，令其必须办好瞻对之事。谕旨指出：

瞻对土番不法，扰害地方，朕不得已允督抚等所奏，发兵征剿，以惩凶恶，目前所请钱粮已至五十万之多矣。夫用兵贵于神速，始克成功，乃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李质粹等奏称，昨差千总前往晓谕，勒献赃贼，彼发兵二百余名，在西勒山下插营阻挡，是我兵遣发太迟，贼人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看此情形，是伊等办理游移拘泥，业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可密寄信，传谕该督抚提臣等，务须尽心筹划，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倘仍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结，复为今日之害，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②

六月二十八日，川陕总督庆复奏折到京，奏称：瞻对所居碉楼，最为坚固，川陕各营威远等炮俱不若滇黔靖逆炮之便利，现已差弁前往借领八位，如果施放合宜，即可照式制造。至于此次出征的各路官兵，约在七月内俱可到齐，并拟于陕甘二省副参游守内，酌选曾在川出师勇敢有为者，随带四五员备用。又大量调用“最称强盛”的瓦寺、杂谷土兵。对新经归化之郭罗克，“酌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二，第18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二，第27、28页。

派百名，所以遏其疑贰之心，坚其向化之志”^①。

八月三十日，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奏折到京。李称进攻部署，兵分三路前进，南路由里塘抵边多等处，系副将马良柱统领。北路由甘孜到阿斯等处，由总兵官宋宗璋统领。中路自沙普隆至日里等处，系总兵袁士弼统领。李质粹驻扎东俄洛，在里塘、沙普隆两路适中之地，离甘孜亦不甚远，均可调度策应^②。

一切准备就绪后，清军分三路，进攻瞻对。

清军进攻上、下瞻对初期，形势很好。清军有汉土兵15 000名，远远超过了瞻对土司能够率领对抗清军的士卒。清军的装备比瞻对优越，除枪炮远逾对方外，总督庆复还因瞻对碉楼坚固，特从云南、贵州借领靖逆炮八门，照式制造。重兵压境，使瞻对不少土目、土舍前来清军营投降。上瞻对已故土司之子肯朱（又写为康朱）听说大军来征，亲赴建昌镇总兵袁士弼营“缴印投诚”，并哭诉叔父四朗谋夺其应袭之职，“愿为官兵引路进攻”^③。头目骚达邦等情愿献出三寨，各带土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对。四朗母、兄至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营投降，宋即抚赏，并将四朗招抚入营归顺。上瞻对在清军未正式进攻前已基本上听抚降顺。这表明，瞻对已经动荡不稳，即将全面土崩瓦解，如果清军将帅指挥得当，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对，擒获其首领班滚，做好善后工作，安定地方，交通畅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清军将帅庸劣，并未出现理想的结局，战事延续较长。

负责统辖三军进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从成都出发，二十六日抵东俄洛，会集总统、建昌镇总兵袁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三，第21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七，第22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七，第19页。

士弼、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议定兵分三路：南路马良柱领兵自里塘前往边多，北路宋宗璋从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往日里，李质粹驻扎中俄洛调度策应。

清军出征后，初期进展还算顺利，数日内，中路、南路攻下要卡6处，破50余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楼。

九月二十九日送到京城的川陕总督庆复奏捷折称：

下瞻对贼番，因官兵进剿，于江东设卡隘数处，最关紧要者，系加设了卡，欲过江攻寨，必先克取此卡。随经建昌镇，总兵袁士弼分遣中路官兵进攻，大败贼番，得加设了卡大小三处，拔汉土官兵一百余名防守，仍乘胜力攻，逼贼番碉楼之木鲁工地方，复得正卡一处，并木鲁工左右卡二处。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统领南路官兵，由直达地方进攻蛮寨三处，前抵擦马所，复连破蛮寨十五处，其各寨贼番，逃窜山箐，派兵追捕，毁贼寨九处，又分兵前攻热泥，毁贼寨二十三处。现拟往攻擦牙所，数日内两路官兵连获要卡六处，共破五十余寨。总兵袁士弼、副将马良柱，督率将弁兵丁等，俱能奋勇出力。^①

出征瞻对的清军初战告捷，连日毁卡破寨，势如破竹，将士齐心协力，有速战速决之势。川陕总督庆复感到万分兴奋，再次上奏：

中路官兵，在木鲁工之右面沟内，攻击贼巢，毁碉楼五座，又探知泥咱卡隆半坡箐林之中，有贼番工百余人，奔上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九，第29页。

山梁，进兵攻捕，贼番退避碉楼，我兵三面夹攻，贼番逃入箐林，复毁碉五座。又分遣官兵，由右山梁搜捕，进攻茹色、甲纳溪两处贼巢，而下瞻对班滚，竟敢领兵迎敌，官兵奋力夹攻，贼众散逃深箐，现在相机进剿。其南路官兵，前往擦牙所，相度险隘，分兵进攻贼番中左右三寨，毁右寨八处，左寨十三处。

乾隆皇帝对出征瞻对之事很重视，但也有些担心，接川陕总督庆复奏折称，进军顺利，全面告捷，十分高兴，降旨嘉奖说：“览奏曷胜欣慰，但始之非难，终之惟难，行间奋勇诸将士已可嘉矣。至于经理其后，成一劳永逸之谋，斯卿等之责也，勉之。恃胜轻敌，兵家所忌，亦令行间将士知之。”^①

乾隆皇帝可能没有想到会迟迟收不到全胜佳音，随着时间的推移，便逐渐产生了怀疑，连续下谕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总督庆复奏折后，至今未见呈报，且其奏中声称隔江险阻，须加以夹攻，即所谓克捷，亦只系焚碉数座，杀伤“番兵”数人，“其余大率逃入箐中”，“未见有覆巢压卵之势”，看来似“难克期剿灭”，著即传谕庆复，令李质粹领兵前进，若需添兵，即派满兵数百名前去，“总以万全妥速克奏肤功为要”^②。

十二月三十日，一连收到总督庆复3份呈报捷音的奏折，声称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腊盖下寨、下密卡伦等处，“剿杀贼番，大获全胜”。这次乾隆皇帝不像当初那样“览奏欣慰”予以夸奖了，他批示说：“所奏亦不过小小抢获耳，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九，第30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五四，第26页。

贼未大破，安得谓之武功耶！其督令将士奋勇前进，务擒班滚，明正典刑，以靖地方。”^①

乾隆十一年（1746年）二月三十日，他在庆复的奏折上批示：“李质粹等全无调遣奋勇之志，甚辜朕恩，出师已逾七月，而军饷用至百万，不知李质粹等所为何事耶。宜传旨申饬之。”^②

尽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质粹等将，但很显然，他对未能及早取胜十分恼怒，已经暗示出对总管征剿的川陕总督庆复有不满之意。这样一来，庆复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赶到打箭炉，并奏报总兵袁士弼“以招降为事”，虽屡报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实”，提督李质粹，乃附和捏报，奏请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庆复又于二月上奏总论军营之弊说：“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枪药既尽，自必困穷，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词，岂可执为困贼之计。……（奏请添兵加饷）。”乾隆帝同意其议，令即调拨兵丁酌办粮饷^③。

庆复虽然指责李质粹等无能失职，捏报军功，但他也并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辙。要讲取胜所需的客观条件，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论军队，经过几次增派，他拥有多达24 000名汉土兵丁的一支大军，远远超过下瞻对土司班滚的部下，枪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说。特别难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宠信的皇亲国戚和军国重臣。庆复之家是清朝的名门贵族，其姑母是孝康章皇后，乃康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五，第35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九，第39、40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〇，第17页。